



邓小岚

原晋察冀日报社社长邓拓之女。从清华毕业后，邓小岚被分配到山东工作，1995年调回北京。此时母亲丁一岚和《晋察冀日报》的老报人致力于整理那段历史，邓小岚便帮忙，后来索性加入了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。1999年退休以后，邓小岚回到马兰村，开始默默地为村里做事。

邓小岚：用音乐照进现实

○ 学生记者 陈欢

“放一只蝴蝶般灿烂的小船，让我的梦儿飞翔，未来的日子还很漫长，我们已经走在路上……”初冬的早晨，世界开始在晨曦中醒来，炊烟升起的时候，一串串宛如天籁般的童音响起在山沟沟里。

有人可能会惊奇地问：这是哪儿，一个普通的小山村里怎么会有这么美丽的歌声？是早晨从家里出发的放牛郎，还是少年合唱团来到了穷沟沟中？

其实，这天籁是马兰村马兰小学的孩子们在上学路上洒下的一路歌声。

本来，马兰村实在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北方农村，地处山沟沟里，与贫穷落后至今难解难分。马兰小学，也和其他任何一所农村小学没有太大的差别——简易的课桌椅，简陋的教室，粘着各色粉笔灰的黑板，还有一群叽叽喳喳、黑红脸蛋上有时还挂着鼻涕的小孩子们。

一切，都因为邓小岚和她带来的音乐而神奇地改变了——音乐启蒙人生，音乐也像那长着翅膀的梦想一样，带着它神奇的光芒，照进了马兰村贫瘠的现实。

现在，每当晨曦降临，每家每户的孩子披着朝阳去上学的时候，就能在马兰村的山路上，看到三三两两的孩子，背着差不多和自己一样高的吉他、提琴，有的手中拿着笛子，一路歌谣去上学，而几年前，这些小孩连最基本的dou、rui、mi都不会。

生长于斯

邓小岚与马兰村的缘分，还得从上个世纪40年代的抗日战争说起。当时，地处太行山腹地的马兰村，是晋察冀日报的“第二故乡”，也是邓小岚的第一故乡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新闻家邓拓带领晋察冀报社的同志们在这里坚持了10年的“游击办报”，期间，邓小岚就在战火中呱呱坠地。为了维持报社的正常运转，马兰人民用生

命来掩护报社同志们，19位乡亲壮烈牺牲；小岚也在马兰人的悉心照料下，度过了人生中最初始的三个年头。

此后，虽然邓家人离开了马兰，但是马兰人一直挂念着这一家子。邓小岚说，“文革”期间，还有乡亲来信说要接父亲去马兰避一避——只是他们不知道这时候父亲已经离世。后来，乡亲们知道了邓拓早早去世时，痛心地说“战争年代我们保护了报社，可是现在我们没

能保护了老邓啊”。回忆起这些往事时，邓小岚动情地说：“为了这份情，我义不容辞地要为马兰做些事情。”

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，邓小岚的母亲就开始和原晋察冀日报的老编辑、老记者们组织报纸的研究会。他们把当年的老报纸原稿复印出来，整理了其中的通讯文章、惨案、抗战英雄的故事，并准备出书。十年的报纸，七百多万字，原稿摞起来将近一人高。母亲去世后，邓小岚也退休了，就越来越多地参与编辑工作。

2003年，马兰惨案六十周年，一些老同志集资了一万多元要为19位马兰乡亲修建纪念碑。2004年6月，邓小岚重返马兰村，负责修建纪念碑事宜。清华大学工科出身的她，从设计图纸到丈量尺寸，从选材到实际建筑，事无巨细都亲自把关，一丝不苟，圆满地完成了任务。第一次重返马兰村，她与乡民们交谈，有乡亲还记得这个当年的“小岚子”。通过眼见与耳闻，邓小岚了解到，这么多年之后，马兰村的贫穷落后似乎依旧，连仅有的一所小学也由于年久失修要停用了。带着一份生长于斯的深厚感情，邓小岚从马兰回来后，便马上和家人商量集资，修建起了马兰小学。

学校有了，但是她总感觉缺了点什么。从小在音乐熏陶中长大的她发现，整个村子竟然连一个音乐老师都没有，孩子们也几乎从来没有唱过歌。“他们的生活像荒地一样，没有乐趣。我不希望这样，我想帮他们做点事”，邓小岚说。于

是，她开始每个月来马兰村给孩子们上音乐课，并陆陆续续地带来了手风琴、吉他、小提琴、笛子等各种乐器，让音乐在马兰村开始生根发芽，成为这个村子的一部分。

情动于中 故咏歌之

“情动于中而形于言。言之不足，故嗟叹之。嗟叹之不足，故咏歌之。”这是《诗·大序》中对音乐由来的解释。和这个说法一样，在语言不足以表达情感的时候，音乐就是邓小岚用以传递自己喜怒哀乐的途径。采访时，她说到高兴处，口中便不由自主地飘出歌声来。仿佛唱歌，便是她最自然的一种表达方式，而音乐则是她血液中的一部分。

其实，邓小岚与音乐结缘离不开父亲邓拓与母亲丁一岚带给她的音乐启蒙。小时候，从农村回到城市后，小岚和妈妈一起住在广播电台的宿舍，爸爸则住在人民日报社，周末的时候，一家人才能在爸爸宿舍团聚，一直到小学四年级，三口人才终于住到一块。

在邓小岚的印象中，父亲十分温和，从不大声说话，也从来不训斥人。他喜欢看书读报，听音乐也是一大爱好。在父亲周围嬉戏玩耍，也自然而然地爱上了音乐，在电台工作的母亲则教会了小岚许许多多的歌曲。“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，妈妈从电台的少儿部借歌片来教我，有时候到了学歌时间我还想玩，妈妈还会因此生我的气。”



邓小岚教孩子们学琴



邓小岚回忆道，父母去世后整理他们的遗物，其中就有好几本他们的抄歌本。母亲当年在延安条件十分艰苦的时候，还抄了厚厚一大本歌本，古今中外的歌曲都有。除了抄写歌词，邓小岚印象中，父亲还会把喜欢的歌曲录下来，比如，有一次电台播放《阳关三叠》，父亲特别喜欢，就把歌曲录了下来，反复地听。欣赏音乐以外，唱歌也成为了这个家庭的一项传统——每到过年或者有人生日，唱歌就是特别的庆祝方式，独唱重唱合唱，总之是全家齐上阵。

在这种浓厚的音乐氛围中，邓小岚对音乐的学习也仿佛无师自通，水到渠成。她只在中学时正式和老师学过一阵小提琴，其他乐器都是自学。在清华上大学期间，她参加学校的乐队，对乐器的发声、原理就有了更多的了解。

往后，音乐还陪伴着她度过最艰难、最痛苦的日子。1966年邓拓含冤而逝，在父亲去世、母亲被批斗的那段日子里，小提琴陪伴着她，《梁祝》、《新疆之春》这些曲子帮助她对抗外面铺天盖地的语录歌和口号。从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后，她去山东泰安一个小药厂当工人，依然随身带着琴。音乐，让她在黑暗中看到了美，感受到了希望，并收获了力量。

“让他们在精神上自信”

正是因为音乐在自己生命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，再次来到贫穷的马兰村时，邓小岚就想到了自己能够为马兰村做的事情——用音乐改变村庄——物质上的贫瘠可能无法迅速改变，但是音乐却能滋润贫瘠的心灵，带来精神的富足。

然而，当修建好教室、决定教音乐、并把家人和朋友捐送的各种乐器摆到孩子们的面前后，邓小岚遇到了难题——马兰村几乎没有谁会唱歌，小孩们连duo、rui、mi……都不会，更不用说摆弄乐器了。

于是，一切从起点开始，邓小岚开始了往返于北京与马兰村的生活。那条连通北京与马兰、里程约300公里的路——两个半小时的火车、三个半小时的大巴、一个半小时的颠簸公交车——她一走就是八个年头。这段路也载着她，从60岁走到了68岁。曾经有记者在采访中问她累不累，邓小岚笑盈盈地说：“我这人坐车不累也不晕，我特别能打瞌睡，还能在车上看看书写写东西。人家看我年纪大，还给我让座！去年好了，可以从

北京坐大巴直接3个小时到阜平。”

万事开头难，教没有任何基础也缺乏练习条件的农村孩子们学音乐，邓小岚很快就“遭遇”了麻烦。因为从来没有接触过音乐，每个孩子都是一张白纸，这节课教的音乐知识或者练习技能，下节课可能就忘得一干二净了。这样的状况，在头几个月中，几乎是家常便饭。但是，邓小岚并没有气馁，相反，她愈加耐心，一点一点地教孩子们识谱、手把手地教他们拉琴。她还给自己制定了教学计划，一个月来一次马兰，一次一周的时间。为了不打扰村民，她从城里提来电饭锅、碗筷、被褥，就在校舍里一间门通着教室的小屋中“扎下根来”。她还从自己每年3万元的退休金中拿出2万，来支持孩子们的音乐学习。每次邓小岚从北京来村里，见到她的乡亲们都会和她打招呼：“回来了？”孩子们则一窝蜂开心地围过去大声喊着“邓老师”，大家都把她当成了自己的亲人。

慢慢地，邓小岚的努力得到了回报——孩子们已经能够弹奏手风琴、小提琴、电子琴和吉他等乐器，他们的唱功有了明显提高，那些从前连开口唱歌都害羞的小孩也能自信地演唱、弹奏了……现在，孩子们已经会唱许多世界名曲，比如《欢乐颂》、《雪绒花》、《念故土》等。

“宁静的村庄，沐浴着阳光，唱起这歌谣，铁贯山笑了，马兰早安，天空蔚蓝，阳光洒着，泉水欢唱”……邓小岚还和其他音乐人给马兰的孩子们创作了童谣，她希望孩子们在音乐这种人类最美的语言中，“挖掘出美丽的歌声，以及比歌声更美的崭新的自己”。她说，她只是尽自己的能力教好这些孩子，让他们快乐，在精神上自信地生活。

2006年，邓小岚组建了马兰小乐队。最初乐队里只有6个孩子，现在这个小乐队能参加演出的已经有20多个孩子，在学校里一





2010年8月，艺术节小乐队合影

起学习的则达到了60多个。小乐队如今也走出了大山，从前怕见生人的孩子们已经能够在县城、北京的表演场合落落大方地演奏弹唱。纪录片《马兰的歌声》更是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并关心这群爱音乐的孩子们。说到这些成绩，邓小岚就会情不自禁笑着表扬“她的孩子们”。

平时，邓小岚不仅教孩子们学音乐，还给老师们上音乐课，“教会了老师，老师再教学生，我在村里普及音乐教育的想法才能真正实现”，邓小岚说。

除了带领老师、孩子走进音乐的世界，邓小岚发现，马兰乡亲也都开始哼唱世界名曲了。家里有孩子学音乐，大人们也开始跟着和孩子们学唱歌。有一次回到村子里，邓小岚看到一个村民在边刷碗边唱《欢乐颂》，就觉得真好，音乐能够让马兰人生活得更幸福快乐。

一步一步走向理想

邓小岚至今还记得她小时候对马兰一带山村的印象：夏天里，天气十分炎热，夜晚村民就睡在房顶上乘凉。村子里到处都是枣树，伸手就可以够到摘着吃。小孩子拿着一块块凝结成红糖似的枣粉，吃得十分开心。小孩子在河边拉粑粑，就用鹅卵石擦屁股。

现在村民的生活仍然比较贫困，他们鲜有额外收入，要赚点闲钱就只能去河边拿着吸铁石的耙子在河里淘铁砂，风吹日晒，工作方式十分原始，

赚的钱还很少。刚来的时候，住在当年农会主任的女儿家里，邓小岚发现村民的家里连洗澡的地方都没有，厕所也很简陋。这样的条件，村民还盘算着要发展红色旅游和农家乐。

于是，邓小岚又开始帮助村民改善生活设施和条件，关注村民修房时卫生间的现代化、自来水管的安装等“琐事”。她在翻修马兰小学时，就第一个在村里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，也隔出了单独的卫生间，安装了坐便器、水池和淋浴系统。学校旁的邻居看到这样做很方便，也跟着装上了太阳能和卫生间。平时，她只要看到谁家路边摆砖头，就会马上去打听是谁家打算盖房子，

并上门去做工作。邓小岚还打印了资料到处发，又自己出钱鼓励农户安装水冲厕所。村民信任这个“小岚子”，一些人家现在已经都装上了这些设施。

谈到自己在马兰村做的这些事情，邓小岚沉思着呢喃说：“我花这么大力气帮马兰村、让孩子们学音乐，有人说我是个理想主义者。理想主义者不是个坏词嘛，你是个理想主义者，你又能够付诸实践去实现。就算你实现不了，你总是一步一步靠近这个理想啊。”这段话，似乎就是她的内心独白和行为写照。

为了一步一步靠近那理想，邓小岚联系了河北大学艺术学院，校方将马兰小学确定为了“河北大学社会实践基地”，定期隔两三周会派一些学生来辅导孩子们学习音乐。

今年6月底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展了“一对一”帮助马兰村小学生的活动。

邓小岚还带着小乐队给国务委员刘延东表演。刘延东很赞赏，认为是农村素质教育的一个好典型，马兰村受到政府的关注……

自从邓小岚来教音乐后，有几个小孩树立起了要成为“音乐家”的理想，虽然他们离这个目标还有很长很远的距离，但是邓小岚说：“孩子们现在水平很低，音乐技巧还很低，只是歌声很动人，曲目很优美，所以感动了大家，但这总归是一个开始，以后应该会越来越好。”